

词坛丛话 清 陈廷焯撰

○词肇于赓歌

唐以前无词名，然词之源，肇于赓歌，成于乐府。汉郊祀歌、短箫饶歌诸篇，长短句不一，是词之祖也。迄于六代，江南采莲诸曲，去倚声不远。其不即变为词者，律体未兴，古风犹未远也。自古诗变为近体，五七言各分古、律、绝，传于伶官乐部。长短句无所依，而词于是作焉。兹将汉晋六朝诸歌曲，择其类于词者若干首，录入杂体一卷，亦数典不忘祖之义云。

○花间之祖

有唐一代，太白、子同，千古纲领。乐天、梦得，声调渐开。终唐之世，无出飞卿右者，当为花间集之冠。

○温词风格

飞卿词，风流秀曼，实为五代两宋导其先路。后人好为艳词，那有飞卿风格。

○五代以冯为巨擘

词至五代，譬之于诗，两宋犹三唐，五代犹六朝也。后主小令，冠绝一时。韦端己亦不在其下。终五代之际，当以冯正中为巨擘。

○北宋词风格高

词至于宋，声色大开，八音俱备，论词者以北宋为最。竹独推南宋，洵独得之境，后人往往宗其说。然平心而论，风格之高，断推北宋。且要言不烦，以少胜多，南宋诸家，或未之闻焉。南宋非不尚风格，然不免有生硬处，且太着力，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。

○北宋词不及南宋处

北宋间有俚词，间有伧语。南宋则一归纯正，此北宋不及南宋处。

○两宋不可偏废

北宋词，诗中之风也。南宋词，诗中之雅也。不可偏废，世人亦何必妄为轩輊。

○古今五家词

古今诗人众矣，余以为圣于词者有五家。北宋之贺方回、周美成，南宋之姜白石，国朝之朱竹、陈其年也。

○贺周词胜诸家

昔人谓东坡词胜于情，耆卿情胜于词，秦少游兼而有之。然较之方回、美成，恐亦瞠乎其后。

○不能以绳尺律东坡

东坡词独树一帜，妙绝古今，虽非正声，然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。不独耆

卿、少游不及，即求之美成、白石，亦难以绳尺律之也。后人以绳尺律之，吾不知海上三山，彼亦能以丈尺计之否耶。

○东坡词别有天地

东坡词，一片去国流离之思，哀而不伤，怨而不怒，寄慨无端，别有天地。

○秦柳有可议处

秦柳自是作家，然却有可议处。东坡诗云“山抹微云秦学士，露华倒影柳屯田”，微以气格为病也。

○秦柳情景俱胜

秦写山川之景，柳写羁旅之情，俱臻绝顶，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○欧词未脱五代风采

欧阳公词，飞卿之流亚也。其香艳之作，大率皆年少时笔墨，亦非尽后人伪作也。但家数近小，未尽脱五代风气。

○小山四痴

晏小山词，风流绮丽，独冠一时。黄山谷序，称叔原仕宦连蹇，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，是一痴也。论文自有体，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，此又一痴也。费资千百万，家人饥寒，而面有孺子之色，此又一痴也。是叔原之为人，正有异于流俗，不第以绮语称矣。

○子野词独开妙境

张子野词，才不大而情有余，别于秦、柳、晏、欧诸家，独开妙境，词坛中不可无此一家。

○余不喜山谷词

黄山谷词，仅有可议处，故所选从略。袁子才不喜山谷诗，余亦不喜山谷词也。

○晁无咎词有本领

晁无咎词，名不逮秦、柳诸家，而本领不在其下。

○方回词一片化工

方回词，笔墨之妙，真乃一片化工。离骚耶，七发耶，乐府耶，杜诗耶，吾乌乎测其所至。

○方回词如云烟缥缈

昔人谓方回词，妖冶如揽嫱施之，富艳如入金张之堂，幽索如屈、宋，悲壮如苏、李，此犹论其貌耳。若论其神，则如云烟缥缈，不可方物。集中所选不多，然已足见此老面目。

○美成词独有千古

美成乐府，开阖动荡，独有千古。南宋白石、梅溪，皆祖清真，而能出入变化者。

○美成词工炼无比

美成词，化成句，工炼无比，然不借此见长。此老自有真面目，不以缀拾为能也。

○清真二字最难

美成词，浑灏流转中，下字用意皆有法度，故其词名清真集。盖清真二字最难，美成真千古词坛领袖。

○白石如诗中之渊明

词中之有姜白石，犹诗中之有渊明也。琢句炼字，归于纯雅。不独冠绝南宋，直欲度越千古。清真集后，首推白石。

○白石为词中之仙

白石词中之仙也，惜其乐府五卷，今仅存二十余阙。自国初已然，今更无论矣。当于各书肆中，以及穷乡僻壤，遍访之。

○玉田词风流疏快

白石词，如白云在空，随风变灭，独有千古。同时史达祖、高观国两家，直欲与白三番五次工驱，然终让一步。他如张辑、吴文英、赵以夫、蒋捷、周密、陈允平、王沂孙诸家，各极其盛，然未有出白石之范围者。惟玉田词，风流疏快，视白石稍逊，当与梅溪、竹屋，并峙千古。

○辛词出坡老之上

稼轩词，粗粗莽莽，桀傲雄奇，出坡老之上。惟陆游渭南集可与抗手，但运典太多，真气稍逊。

○辛词非放翁所及

稼轩词非不运典，然运典虽多，而其气不掩，非放翁所及。

○小山改之自成大家

北宋之晏叔原，南宋之刘改之，一以韵胜，一以气胜，别于清真、白石外，自成大家。

○易安词冠绝一时

李易安词，风神气格，冠绝一时，直欲与白石老仙相鼓吹。妇人能词者，代有其人，未有如易安之空绝前后者。

○乔梦符效易安

易安词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，乔梦符效之，作天净沙词云“莺莺燕燕春春，花花柳柳真真。事事风风韵韵，娇娇嫩嫩，停停当当人人。”叠字又增其半，然不若易安之自然。盖古人杰出之作，后人学之，鲜有

能并美者。

○易安谢启为伪作

易安名清照，格非之女，嫁赵明诚。赵彦卫云麓漫钞，谓易安再张汝舟。渔矶漫钞中，又作张汝舟，诸家皆沿其说。又伪撰易安投内翰蔡公崇礼启云：“清照启，素习义方，粗明诗礼。近因疾病，欲至豪育，牛蚁不分，灰钉已具。尝药虽存弱弟，应门惟有老兵。既尔苍黄，因成造次。信彼如簧之说，惑兹似锦之言。弟既可欺，持官文书来辄信。身几欲死，非玉镜架亦安知。龟勉难言，优柔莫决。呻吟未定，强以同归。视听才分，实难共处。忍以桑榆之晚节，配兹驺侏之下才。身既怀臭之可嫌，惟求脱去。彼素抱璧之将往，决欲杀之。遂肆侵陵，日加殴击。可念刘伶之肋，难胜石勒之拳。局地叩天。敢效谈娘之善诉。升堂入室，素非李赤之甘心。外援难求，自陈何害。岂期末事，乃得上闻。取自宸衷，付之廷尉。被桎梏而置对，同匈奴以陈词。岂惟贾生羞绛灌为侪，何啻老子与韩非同传。但祈脱死，莫望偿金。友凶横者十旬，盖非天降。居囹圄者九日，岂是人为。抵雀捐金，利当安往。将头碎璧，失固可知。实自谬愚，分知狱市。伏遇内翰承旨，缙绅望族，冠盖清流，日下无双，人间第一。奉天克复，本缘陆贄之词。淮蔡底平，实以会昌之诏。哀怜无告，虽未解骖。感戴鸿恩，如真出己。故兹白首，得免丹书。清照敢不省过知惭，扪心识愧。责全责智，已难逃万世之讥。败德败名，何以见中朝之士。虽南山之行，岂能穷多口之谈。惟智者之言，可以止无根之谤。高鹏尺，本异升沉。火鼠冰蚕，难同嗜好。达人共悉，童子皆知。愿赐品题，与加湔洗。誓当布衣蔬食，温故知新，再见浇灌山，依旧一瓶一钵。重归畎亩，更须三沐三薰。忝在葭莩。敢兹尘沍卖。”渔矶漫钞中，谓易安再张汝舟，竟至对簿，启在临安时作。案：易安并无再事，启乃好事者伪作无疑。考金石录语，辨之于后。

○卢雅雨辨易安受诬

德州卢雅雨鹺使，作金石录序，力辩李易安再之诬。谓德父歿时，易安年四十六矣。又六年，始为是书作跋，是时年已五十有二。匪夏姬之三少，等季隗之就木，以如是之年犹嫁，嫁而犹望其才地之美，和好之情，亦如德父昔日。至大失所望，而后悔之，又不肯饮恨自悼，辄喋喋然形诸简牘。此常人所不肯为，而谓易安之明达为之乎。观其存经丧乱，犹复爱惜一二不全卷轴，如护头目，如见故人。其德父，不忘若是，安有一旦忍相背负之理，此子輿氏所谓好事者为之。或造谤如碧云之类，其又可信乎。案卢氏此辨，可谓精当。好古者慎勿随波逐流，重诬古人也。余因录易安词，而附论之于此。

○陈云伯辨小说之非

陈云伯大令：宋人小说，往往污蔑贤者。如四朝闻见录之于朱子，东轩笔

录之于欧阳公，比比皆是。又谓去年元夜一词，本欧阳公作，后人误编入断肠集，遂疑朱淑真为女，皆不可不辨。案去年元夜一词，当是永叔少年笔墨。渔洋辨之于前，云伯辨之于后，俱有挽扶风教之心。余谓古人托兴言情，无端寄慨，非必实有其事。此词即为朱淑真作，亦不见是女，辨不辨皆可也。

○朱淑真不亚于易安

朱淑真词，风致之佳，情词之妙，真不亚于易安。宋妇人能诗词者不少，易安为冠，次则朱淑真，次则魏夫人也。

○元遗山为金人之冠

元遗山词，为金人之冠。疏中有密，极风骚之趣，穷高迈之致，自不在玉田下。

○仲举为元代作者

余雅不喜元词，以为倚声衰于元也。所爱者惟赵松雪、虞伯生、张仲举三家。然子昂原属宋人，道园老子，所作无多。元代作者，惟仲举一人耳。

○道完词所传不多

道园自是作手，其诗如汉廷老吏断狱，卓绝一时。词亦精警团聚，脱尽前人窠臼。惜所传寥寥，未免令人遗憾。

○仲举取法白石

仲举词，亦是取法白石，屏去浮艳。不独炼字炼句，且能炼气炼骨。以云入室则未也，然亦升白石之堂矣。

○仲举后无词响

余每读仲举词，一喜一哀。喜其深得白石之妙，哀者，哀此硕果不食。自仲举后，三百余年，渺无嗣响。使非国初诸老出，词至此，不亦亡乎。然则仲举之词，虽在竹屋、梅溪、白石诸老下，而读仲举词者，竟作竹屋、梅溪、白石、玉田观可也。

○词至明亡

词至于明，而词亡矣。明初如杨孟载、高季迪、刘伯温辈，温丽芊绵，去两宋不远。至李昌祺、王达善、杨升庵之流，风格稍低，犹堪接武。自马浩澜非出，淫词秽语，风雅扫地。明末陈人中，为一时杰出。但气数近小，国运使然。

○清词以朱陈为冠

词至国朝，直追两宋，而等而上之。作者如林，要以竹、其年为冠。朱、陈外，首推太鸿。譬之唐诗，朱、陈犹李、杜，太鸿犹昌黎。作者虽多，无出三家之石。

○梅村词工

吴梅村诗名盖代，词亦工绝。以易代之时，欲言难言，发为诗词，秋月春花，满眼皆泪。若作香奁词读，失其旨矣。

○梅村临歿词

梅村出山，侯朝宗遗书力阻。后有怀古兼吊朝宗诗云：“死生总负侯嬴诺，欲滴椒浆泪满襟。”其临歿词云：“故人慷慨多奇节，为当年沉吟不断，草间偷活。”悔恨之意深矣。

○渔洋词闲雅

王渔洋词，风流闲雅，小令之妙，空绝古今。

○渔洋以诗为词

渔洋小令，每以诗为词，虽非本色，然自是词坛中一帜。西堂小令亦工，然终不及也。

○竹词源出白石

朱竹词，艳而不浮，疏而不流，工丽芊绵中而笔墨飞舞。其源亦出自白石，而绝不相似。盖白石之妙，正如大江无风，波涛自涌。竹之妙，其咏物诸作，则杯水可以作波涛，一簣可以成泰山。其感怀诸作，意之所到，笔即随之。笔之所到，信手拈来，都成异彩。是又泰山不辞土壤，河海不择细流也。与白石并峙千古，岂有愧哉。

○竹谦词

竹自题词云：“不师秦七，不师黄九，倚新声玉田差近。”此犹其谦词也。其实取法玉田，不过借径。至其自得之妙，虽玉田亦当避一席。

○词贵疏密相间

词贵疏密相间。昔人谓梦窗之密，玉田之疏，必兼之乃工。然兼之实难。竹词，人知其疏矣，未知其密也。

○竹兼吴张之妙

昔人谓吴梦窗词，如七宝楼台，拆碎下来，不成片段。余谓张玉田词，如镜花水月，万籁空虚。兼两家之妙者，竹也。

○竹词综雅正

竹所选词综，自唐至元，凡三十八卷，一以雅正为宗，诚千古词坛之圭臬也。其所自作，浓淡相兼，疏密相称，深得风雅之正。陈其年外，谁敢与之并驱中原哉。

○陈词出苏辛

陈其年词，纵横博大，海走山飞，其源亦出苏辛。而力量更大，气魄更胜，骨韵更高，有吞天地走风雷之势，前无古，后无今。

○其年如老杜

词中陈其年，犹诗中之老杜也。风流悲壮，雄跨一时。后人作词，非失之俚，即失之伉。谈闺者，失之淫褻。扬湖海者，失之叫嚣。曷不三复其年词也。

○其年学业最富

其年年四十余，尚为诸生，故学业最富。其一种潦倒名场，抑郁不平之气，胥于诗词发之。与竹同举鸿博，订交又最深，极一时之盛，呜呼至矣。

○其年才大如海

其年才大如海，其于倚声，视美成、白石，直若路人。东坡、稼轩，不过借径。独开门径，别具旗鼓，足以光掩前人，不顾后世。如神龙在天，变化盘屈。如鲸鱼掣海，杳冥恣肆。视彼“浅斟低唱”者，固无论矣。即视彼清虚骚雅，归于纯正者，亦觉其一枝一叶为之，未足语于风雅之大也。后人不善学之，近于精野。即善学之，如郑板桥、蒋心余辈，尚不能几其万一，遑问其他哉。以诗中老杜较之，固非虚美。

○词坛五家之长

贺方回之韵致，周美成之法度，姜白石之清虚，朱竹之气骨，陈其年之博大，皆词坛中不可无一，不能有二者。

○其年情胜

每读其年词，则诸家尽皆披靡。以其情胜，非以其气胜也。盖有气以辅情，而情愈出。情为主，贵得其正。气为辅，贵得其厚。后人徒学其矜才使气，殊属无谓。

○南北并峙

藕渔小令之妙，独绝一时，与渔洋南北并峙可也。

○清初诸家

国初诸老之词，论不胜论。而最著者，除吴、王、朱、陈之外，莫如棠屯、秋岳、南溪、珂雪、★香、华峰、饮水、羨门、秋水、符曾、分虎、晋贤、覃九、蘅圃、松坪、西堂、莘野、紫纶、奕山诸家，分道扬镳，各树一帜。而饮水、羨门、符曾、分虎，尤为杰出。

○樊榭自成大家

历樊榭词，异色生香，正如万花谷中，杂以幽兰。别于其年、竹外，自成大家。

○三家度越前代

读诸家词后，读竹词，令人神观飞越。读竹词后，读其年词，令人拔剑悲歌。读其年词后，读樊榭词，令人神闲意远，时作濠濮上想。国朝有此三绝，所以度越前代与。

○王小山宗北宋

王小山词，艳而清，微而远，语不深而情至。时诸家皆效法南宋，小山独宗北宋，而亦兼有南宋之长。

○香雪词婉雅

香雪词，出小山之右。风流婉雅，永叔、叔原之流亚也。

○琢春与梅鹤词

琢春、梅鹤两家，词骨最高。集中所录不多，而已可见一斑。

○板桥词别创一格

板桥词，远祖稼轩，近师其年，别创一格，不与稼轩、其年沿袭，真有独往独来之概。

○板桥词沉着

板桥论诗，以沉着痛快为第一，而以温厚和平者为小家气。其言虽偏，可以药肤庸，自是一时快论。今观其词，亦极沉着痛快之致。

○板桥奇才

板桥词，淋漓酣畅，色舞眉飞。每一字下，如生铁铸成，不可移易，真一代奇才。

○板桥词少含蓄

板桥词，无一字不直截痛快。佳处在此，可议处亦在此，以其少含蓄之神也。

○板桥词令人起舞

读梅村诗而不下泪者，其人必是忍人。读板桥词而不起舞者，其人必非壮士。

○板桥词自删极严

板桥词自删极严，所存不过五六十阕。集中选其八九，可以尽板桥之妙矣。

○板桥道情

板桥道情之妙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虽令其年、竹为之，亦不能及。盖物各有体，道情与词，笔路迥别，非可强而致也。极录入杂体一卷中，借以消余之烦恼，并借以平天下之争心。

○板桥逊稼轩

稼轩词，直似一座铁瓮城，坚而锐，锐而厚，凭你千军万马，也冲突不入。板桥相去远矣。

○乾隆词家

竹香以词名武陵，渔川以词名临潼，橙里以词名安徽。但存、龙威，两雄

相峙。俱能出入两宋，变化三唐。余每病诸公，家数近小，可称名家，不足称大家也。得史位存起而囊括之，而国初诸老之风，又见于乾隆初矣。

○位存词兼有众美

位存词，兼有众美，纯粹以精。其才力不逮其年、竹、太鸿三家，而情词之妙，是亦我朝之张子野也。

○位存词纯雅

位存词，实乃风气一大转移。嗣后作者虽多，而气魄终小。其一二才气发皇之士，大率蹈扬湖海，又生雅正之旨，实自位存始也。然不得为位存咎。位存固凝神炼句，归于纯雅。后人非无此才，无此气度耳。

○湘云启缥缈

湘云词，徜徉山水，缥缈无际。其笔致之妙，别于位存，亚于竹。百余年来，此调不复见矣。

○东南词家

湘云词，每读一过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读之既久，其味弥长。同时春桥、荀叔、秋潭、圣言、对琴诸家，皆以词名东南，然无出湘云右者。

○心余词不逮曲

心余太史，才名盖代。其传奇各种，脍炙人口久矣。词不逮曲，然倔强盘屈，自是奇才。

○心余词取法其年

心余词，取法其年。虽未入室，然亦乎升其年之堂矣。

○心余词气不可掩

心余词，桀傲不驯，然其气自不可掩。彼好为艳词丽句者，对之汗颜无地矣。

○读郑蒋词

读板桥词，使人齷齪消尽。读心余词，使人气骨顿高。皆能动人之性情者。

○郑蒋两家不同

心余词，秋气满纸。灯下读之，其光如豆，与板桥同一笔墨恣肆。其不及板桥者，以心余词太着力，而气仍不聚。板桥词不着力，而精神团聚，已力透纸背矣。

○吴竹屿词逼真南宋

吴竹屿词，风流闲雅，逼真南宋诸君。同时作者虽多，然璞函之外，无出湘云、心余、竹屿之右者。

○蒋吴词在湘云下

心余以魄力争雄，竹屿以风流制胜，皆同时之铮铮者。然皆在湘云下。

○璞函词风

璞函词，直逼朱陈，分镳樊榭。芝田、晴波、蠡槎、渔，起而羽翼之，而词又一变。

○词手先后而生

其年竹，千古仅见，会于一时。十余年而生一太鸿。又十余年而生一位存。又数十年而生一璞函。一代词手，先后而生，天若有意于其问也。

○璞函学博才大

璞函词，芊绵温雅，貌似南宋，骨似北宋，学博才大，冠绝一时。与竹代兴可也。

○璞函著词最富

璞函著词最富，然不矜才，不使气。温存和平，婉而多讽。词贵细婉而忌粗疏，璞函当无此讥。

○吴人词一时独步

乾嘉之际，吴人一时独步。纯雅中而有眉飞色舞之致，当与竹把臂入林。

○人以后词家

朱、陈之后有太鸿，太鸿之后有位存，位存之后有璞函，璞函之后有人。人之后，数十年来，如蓉裳、伊促、次促、频伽、米楼、荔裳、秋㒰、吉暉、竹所诸君，后先继起，非不精妙，然无有越人之范围者。人真词中绝调也。

○人词以雅正为宗

人著作，一以雅正为宗。论者讥其有过炼之弊，转伤真气。独倚声炼字炼句，归于纯雅。亦间有疏朗处，以畅其机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

○不选应酬谢之作

余十七八岁，便嗜倚声。古人老去填词，余愧学之早矣。余初好为艳词，四五年来，屏削殆尽。是集所选，一以雅正为宗。纯正者十之四五，刚健者十之二三，工丽者十之一二。其一切淫词滥语，及应酬无聊之作，概不入选。

○诸家小传注明词下

选诸家词，其姓名里居官爵，皆考核详明，系诸其下。间有一二不知者，或知之未竟者，宁遗其里居，不敢妄入。

○词家故事斟酌录入

以一词得名，或以一词见罪者，古今不可胜数。兹皆斟酌录入，俾读者一览了然。盖余记心甚拙，阅后窃忘，世人当有同病。高明之士，慎勿笑余琐屑也。

○词录先短后长

古人歌词，长者曰慢，短者曰令，初无中调、长调、小令之目。自顾从敬草堂词，以臆见分之，遂相沿袭，殊属牵强。是集选各家词，短者在先，长者在后，亦有颠倒错乱者。或以年代先后不同，不复区别。

○词评附录词后

张子野吊林君复诗：“烟雨词亡草更青。”蔡君谟寄李良定诗：“多丽新词到海边。”一篇之工，见之吟咏。山抹微云秦学士，露华倒影柳屯田，晓风残月柳三变，滴粉搓酥左与言。一句之工，形诸口号。他如贺梅子、张三影、王桐花、崔黄叶、崔红叶、竹影词人之类，古今不可悉数，品鹭自应不爽。是集多缀古人评语，附词之末。其品鹭未当者，则概不录入。

○是集间采元曲

词止一韵，或转韵，皆是古体。宋词如戚氏、西江月、换巢鸾凤、少年心、惜分钗、渔家傲诸阙，元人小曲，如乾荷叶、天净沙、凭栏人、平湖乐诸阙，平上去三声并用，是宋词已为曲韵滥觞。至元则全入于曲矣。是集间有采录，盖不欲没古人之美，词曲混一之讥，固所不免。

○是集去取特严

言情之作，易流于秽。宋人选词，以雅为主。法秀道人语涪翁曰：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，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。是集于马浩澜辈所作，去取特严，宁隘毋滥。未始非挽扶风教之一助云。

○词题照古本录入

唐五代词，皆无题，调即题也。宋人间有命题者，自增入闺情、闺思、四时景等题。自花庵、草堂始。后遂相沿，殊属可厌，失古人无端寄慨之旨矣。今照古本有者录入，无者删去。

○词调本词综例

四声二十八调，各有其伦。柳屯田乐章集，有同一曲名，字数长短不齐，分入各调者。姜白石湘月词，注云：此念奴娇之鬲指声也。则曲同字数同，而湘月、念奴娇，调实不同，合之为一非矣。词胃一曲而各异其名者。是集悉本竹词综之例，不敢更易。审音者度无勿知，似不必比而同之也。

○选词以婉丽为宗

词虽不避艳冶，亦不可流于秽褻。尝见赵忠简词，有“梦回鸳帐余香嫩”之句。司马温公词，有“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还似无情”之句。范文正词，有“眉间心上，无计相回避”之句。韩魏公词，有“愁无际，武陵凝睇，人远波空翠”之句。寇莱公词，有“柔情不断如春水”之句。林和靖词，有“罗带同心结未成”之句。赵清猷诗，亦有“春窗恼春思，一枕杜鹃啼”之句。数公勋德才望，昭昭千古，而所作小词，非不尽态极妍，然不涉秽语，故不为法

秀道人师呵。后学每以之藉口，竞作丽辞。不知惟立品如数公，乃可偶一为之。若后生小子沾沾然于此求工，鲜不为心术之累。是集所选艳词，皆以婉雅为宗。

○不可不辨字音

词全以调为主，调全以字之音为主，有平仄可以通融者，有必不可以通融者。一字偶乖，便不合拍。读者不可不辨。

○词加圈点

词与诗不同，诗有五言，有七言，读者易知。词则句调参差，短长不一，初览者难于辨识，故妄加圈点，而空首一字，使阅者触目洞然。

○附录佳作

方外缙流，闺中淑质，不少佳作。是集所选，皆附舅代名家之后，亦遵沈氏选诗之例。

山歌樵唱，里谚童谣，竟有妙绝千古者，但总不免俚俗二字。故别为杂体一卷，而正集不敢滥登。

○另为杂体

传奇各种，佳者林立，思欲采一二支，录入杂体之后。再四思之，此举未果。惟桃花扇哀江南一曲，实乃空绝前后，有不可以传奇目之者，故附录国朝杂体之后。

○附录桃花扇哀江南

是集所选，以两宋为宗，而国朝诸公，实足与两宋相埒，故所选独多。

○附录琐事

词人琐事，散见各家诗话，及诸传记小说，缀拾以录入是集。惜余所见不广，漏万之讥，自知不免矣。

○改正错字

古今字句音韵之讹，不可屈指，集中悉为改正。间注明一二于眉批中，亦有不注者。博雅君子，当不待烦言而自解矣。

○加注批语

古人一词之妙，必有本旨，骤观或者茫然。余不揣固陋，妄加眉批。亦间有批于词后者，其有合与否，未敢自信。而先辈诸名公所论，则必注某人云云，不敢掠古人之美也。

○词选止于道光初年

是集所选，自汉迄道光初年而止。我朝文教蔚兴，词学盛行。海内诸名家，各有集本，岂无合作。惜余年少，限于见闻，又僻处东南，交游未广。仅就管窥之见，录为是集。而道光已后诸名家，俟续集再当补入。岁在同治十三年

秋八月仲浣，亦峰陈世，随笔录于天台客舍。